10 恍惚

还记得那是一个中午，我顺着操场边的小道茫然地向北走。雨幕像雾一样缓缓从空中落下，从我的鼻腔吸入又呼出，踏上一场注定徒劳的旅程。我在餐厅里来来回回地晃悠，没找到空座位，于是我决定上二楼。在我身后的玻璃门外，寒冷与我仅有一墙之隔。

那时候我又在回忆些什么呢？很久很久以前的一个下午，空中一样地荡着缥缈的雨。只不过梧桐叶和草地仍是绿的，浸在雾里却依旧绿得刺眼，就像我那时即将面对的生活，陌生、新鲜、闪闪发亮且即将凋零。我当时怀着什么样的心情支开我的室友走进餐厅我已然不记得了。只知道暖色调的灯光之外是一片冷冷的空气，我的对位没有人。但我记得我把我的手机横在那方餐桌中间，地图软件无声地绘出一片抽象的大地，我百无聊赖地翻看着各个地点，看着那些规整的道路和楼栋在雾中拔地而起，这就是未来四年我要用双脚丈量的土地吗？

然后我独自踏上最初的旅程。我撑着伞走过心湖旁那段湿滑的木质栈道，身旁的教学楼仍亮着灯。昏黄的灯光交织着针叶树的影子，映着一条道路向黑夜的深处去。森林的冠层步步紧逼，我拽紧自己的影子喃喃自语。没有人能听见我那时所说的话，也没有人注意到我交换了持伞的手。最终我仍在这里定居下来。

紧随其后的无数个夜晚我独自一人溜出东小门买药，途中自言自语地反省着自己对人际关系的处理。我在排球场外踱步，难道我是在等什么人吗？手里攥紧的纸上写着这样的故事：狭窄的房间里我在墙壁上贴满了写有我的过去、现在、未来的稿纸，有些已然泛黄，字迹甚至辨认不清，有些尚且空白，等着油墨香浸润它的身躯。这能称得上是一个故事吗？我展开那张纸，盯着下半部分炫目的空白发呆。我蹲在操场的角落里泣不成声。目光扫过那份说短不短说长不长的名单上下三次，然后甩包从课堂上扬长而去。坐在广场的花坛边嚎啕大哭。红着眼睛坐车到空无一人的西操场练发球。高网不过就换成低网，满天乱飞满地乱滚的排球被网拦下的瞬间我的理智应声落地发出一声凄怆的脆响。我劝自己淡然处之，可那些碎片淡然地扎得我满手是血。再然后就是堆成山的药片和昼夜颠倒，一具朽烂的机械在路中央步履蹒跚发出难听的声响，下一个瞬间便散了个七零八落。我捡起我落在路中央的胳膊和腿，拖着残破的躯干躺倒在球场边的长凳上。我习惯性掏出电话，手嘎吱一声僵在面前。我应该打给谁？

于是我选择从这片泥沼中出逃。躺在病房里我一遍又一遍地问我的主治医师我能否早些出院。她问我理由，我却哑口无言？这之后又是漫长的孤独、徘徊与恍惚。回过神来我已经顺着操场旁的小路向北走了。穿过雾一样的雨幕我在餐厅二楼就座，我的对位没有人。我像咀嚼食物一样一遍又一遍咀嚼那恍惚的一年，想要把那些茫然的记忆溺死在雾里，然后我开始流泪。

收到另一份名单的时候我正躺在沙发上发呆。那种惶然的不真实感压向我，但心跳声中日晷的影子再度开始转动。我扭头看向身旁散落一地的躯干，我想我应该试着除锈打磨再抛个光，再把那些部件重新组装在一起，比以往任何时候听上去都更像一个好主意。

最后我目送着自己顺着河边的小路向远处走去，阳光洒在荡漾的水面上像一把闪亮的碎银。远处梧桐与房屋的剪影浸在惨白的雾中看不清形貌，更远处山峦连绵起伏，融成一幅暧昧的画卷。我挥手向我道别，我没有回头。

2021-12-20

于出租屋